群書治要　罕九

一

57X
26
47

島原藩文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傅子

傅玄

治國有二相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

島原秘藏

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

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
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材舉天下之賢人豈家
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
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
感而況於人乎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
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
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
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

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懷周公且天下
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
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
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
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臣莫
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
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

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
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
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
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
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
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
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
絕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

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
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
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
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
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
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
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
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

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若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聞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者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上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

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願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判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判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搆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搆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外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叙矣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

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追無窮之欲
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
情縱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
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
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
之柱秋兎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
玉之屨猶是推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
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於三懼妨

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
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
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夫商賈者所以仲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
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
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
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勘僞衣
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

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
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
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賤有恒而業不廢
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
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
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
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

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
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
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亂
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壹
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蕤於朝賈窮僞於市
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詘其父一人唱
欲而億兆和上迭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
都有秉而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

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岳上愈增無常之
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
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
也古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
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
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
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
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上

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
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
雕廢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
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
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
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并
之路開兼并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
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

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
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仁矣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
惑不與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
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
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
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
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
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
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
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
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
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
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
莫不知恥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

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仕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

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

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佞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欺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突也周幽以譎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已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蒺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傳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人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

敝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殊内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敝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已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内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浩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蕞謀内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

是去其藩衛也夫齊不訾之寶獨宿於野其為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也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

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哉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迭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焉之不舉樂哀矜之

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
柔愿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
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政墮
而法易犯元惡赦則莠人興而善人困剛猛
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糺萬民弭誅四凶而
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
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
恩叛諸侯乘其斃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
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
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
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
之失政則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
而恒失其中也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
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
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

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
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
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
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
之分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
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
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衒宗黨薄足以代其
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

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
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
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
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
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
制之能獨治也必須善制而後致治非善
其民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
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

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肯公義營私利
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
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
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
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
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
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
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
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
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
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
而守死矣猶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
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
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
仁者之道虧名譽之利猶能守志而不移者
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外

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内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

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賊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顧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力用人之歲力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濬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

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麁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起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

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
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
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
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
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
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
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
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即修禮讓利出
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
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
者乎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
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
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
者也先王知言之易教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
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

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勝矣何
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
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
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
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
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
廉耻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絶也故明爲
顯名高位豐禄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
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禄不
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
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悦而
大用修之不久所悦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
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
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
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

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於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湯禹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就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無兼善天下物無不

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已
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
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
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
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
四海蒙其佐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慮用天
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虣君目玩
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

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
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
國爲之瘯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
况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
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
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甚心其心正於內
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
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至公
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
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
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
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天下之人輻湊其庭
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
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
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迕衆流之不
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冊朱
商均子也不肖堯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
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
無所私矣鯀亂政堯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
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
也石碏誅之眞缺僻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
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

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濁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推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心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實寡外倦於人而內寡閒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凡有兩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

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之言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閒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滅世餘世而後亡者何也荅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忿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憎無忌也雖內滀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

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
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
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
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
己者衆而由無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
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
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
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
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
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
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
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
百也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
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

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内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土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

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隣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横求則事事有儲而弁兼之隙塞事有儲弁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

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官姤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爲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免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老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

常横求相仍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
親遠而恣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
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
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
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
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
正邪糺其不法擊一以驚百者刺史之職也

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
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
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
也然則令長者最親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
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傳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
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
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

爲天下興利而已會私私不去則公道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
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
賞不用情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
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
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
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
亦美乎晉饑矣懈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
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親殺人如
殺狗屬狗屬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
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
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
遺類以不道遇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
天絶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
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

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傳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傳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傳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逄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

之心而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
者之不息也傳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
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
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
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
心斯知佞正之分矣或問佞孰爲大傳子曰
行足以服俗辯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
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

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
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
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
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
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
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大
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
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

侫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

己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撿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之煑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而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